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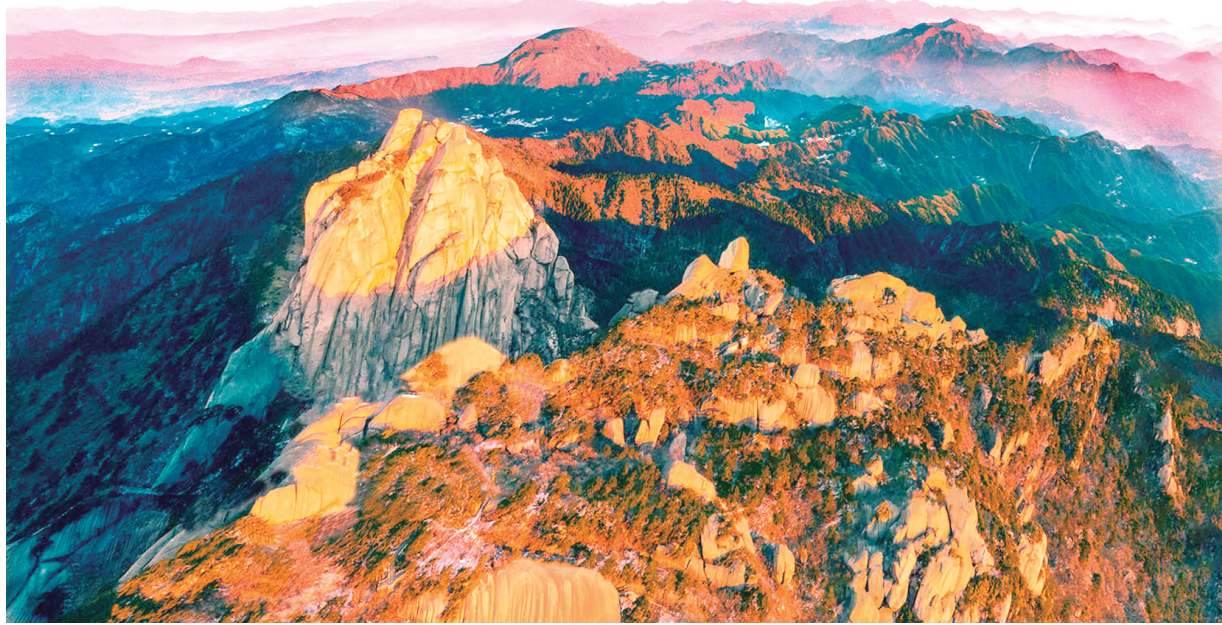
诗的穿透——从山水诗到人工智能

舒寒冰

天柱国际诗会一个重要内容是天柱论“剑”，“剑”指山水诗与人工智能。题目是省文联主席陈先发先生拟订的：《诗的穿透——从山水诗到人工智能》。我想，在天柱山围绕这个话题讨论诗歌，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天柱山是一座诗意之山，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临吟咏，佳作迭出，当代诗人们天柱论“剑”，是向中国伟大的山水诗传统致敬。其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写诗软件诞生，诗人的梦呓和直觉面临着来自算法的挑战。其三，我更关注“穿透”一词，我们的写作有没有可能打通古今未来，犀利而苍茫的诗意能否穿透山水诗与人工智能？在亘古绵延的诗意长河，人工智能写作会不会像打字机代替毛笔，最终成为一门新的手艺？

我常常追问，如何让诗歌回到生活本身？如何让诗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人还有没有可能重回或者重构诗意氤氲的生活？诗意的栖居有没有可能成为现代人的日常？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再造一个类似唐宋的诗词盛世？如果这些问题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那我们有必要再追问一句，在这个功利的、消费的、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变动不居而又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写诗为了什么？诗人这个古老的身份是否可疑而多余？诗人和诗有没有可能成为时代泡沫的一部分？我对以上的追问，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相信，无论科技如何高速发展，时代如何千变万化，诗性依然是古老的人性之一，诗意地栖居都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最重要的期许之一。焦虑和空洞来自诗意的缺失。我们完全应该也有能力让诗歌重回生活本身，让庸常生活诗意氤氲。在这方面，古人留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传统，无论是春和景明，还是风雪交加，无论是花好月圆，还是流离失所，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国破家亡，诗歌始终没有离开生活现场，诗人始终没有离开历史现场，诗性始终没有离开灵魂现场，虽然，这三个没有离开，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人身上并非均衡、稳定和绝对持续，但总体看来，人在，诗在。人工智能都能写诗了，况且是创造人工智能的人。我们今天在讨论人工智能写诗软件对诗人的挑战时，千万不要忘记人工智能背后站着的依然是一个大写的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乡村生活现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见证了空壳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乡村凋敝与乡村振兴并存，我是参与者、观察者、思考者、记述者，从未离开。近十年前，我萌生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概念——两栖人。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方兴未艾，城镇化仍在加速尚未达到拐点，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是这个时代两列双向奔赴的高铁，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张力，两列巨型高铁都在争夺它的乘客，没有人的乡村谈何振兴，没有人的城市谈何繁荣，人口成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反复争夺的核心资源，人口红利时代提前结



万岳红妆 张永富 摄

束，进入了人口负红利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引留人口都变得不那么容易。是进城还是回乡，从诗人作家哲学家反复追问的问题演变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需要追问的问题，中国大地上继持续四十年的打工潮之后，再次兴起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行为艺术。有人进城，有人返乡，双向流动，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在人口争夺方面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此，我设计出一个新的行为艺术——人摇身一变，成为两栖人。让更多的人具有城市人和乡村人双重身份，城里有家，乡下有园，城里有家，乡下有乡，城里工作，乡下休闲，城里挣钞票，乡下数星星……如此一来，城镇化持续推进，人口持续集聚；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人口持续回归。一个人变成两重身份，将为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创造巨大的人口红利。两栖人既是一个统计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既是一个诗学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两栖人代表着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状态。

回到诗歌上来，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自工业文明以来数百年文学史上的城乡冲突可否提前结束？或者说看到了冲突结束前的曙光？诗人的写作，能否建立一个超越城乡对立更高层级的诗意存在？当生活层面的城乡融合成为现实，当两栖人身份得到更多人自觉认同，现代人是否会逐渐弥合因城乡二元对立引发的分裂感、焦虑感和漂泊感，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一个因子。人来自自然，先创造了乡村，后创造了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对立，人与自然的割裂，如今，一切是否已成为历史或即将成为历史？在现代文明的更高层级，人重回自然，自然的神性重回人自身，人的内心将迎来短暂的、或许是较长久的统一、宁静、和谐、愉悦、自如、圆满。假如这样的判断成立，反观人类自身，我们是否需要重构走向山水回归自然的能力？这一问题的前提判断是，工业文明三百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很多人已经或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走向山水回归

自然的能力。中国有很悠久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传统，山水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别有深意，妙不可言，绝非西方的风景一词可替代。中国人强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诗人行走在山水之间，读山阅水，与山水对话，观日月星辰，友鱼虾而侣麋鹿，草木知音，饮露餐霞，自觉将自己融为山水自然的一部分，如一滴水回到大海，一朵风回到虚空。当下，也有很多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山水回归自然，各种户外组织呼朋引伴，驴友隔三岔五奔山赴水，森林康养，乡村旅游，商业社会的山水之欢变成饕餮盛宴。人啊，这来自大地的物种，终于在城市待腻歪了，想回家了。纵观当下，娱乐与健康成为人们奔赴山水最大的理由和动力。在一个健康至上、娱乐至死年代，大多数人的山水之约与诗意无关。面对自然之大美，大多人张大嘴巴唏嘘无言，（古人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大美无言大音希声的尴尬，）镜头代替了眼睛，内存代替了记忆。在芸芸众生看来，健康老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比诗意栖居在大地上更加重要。在引导人们重新走向山水回归自然的过程中，诗人可以发挥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诗人应该率先重新认识山水，重构与山水对话的能力，写出能唤醒大众审美自觉的当代山水诗，让山水充满诗意，让诗意重回生活，让诗意栖居成为更多人的选择，让重回山水和山水诗成为可能，成为潮流。诗人不应该逊位给摄影家和摄像师。诗人是人类的精灵，诗是艺术的精灵。

再讨论一个有趣的现象。佛陀在娑婆世界之上，向众生描绘了一个极乐琉璃世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现实和理想世界的双重影像。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现实与虚拟双重世界已经形成，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平行世界，山水美轮美奂，人可以返老还童甚至起死回生，一切消失的美好事物可以重构和再现，时光之河可以停滞、拐弯、倒淌，人在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里亢奋、沉醉、恍惚，与自己对话，在极度娱乐过程中获得慰藉与麻痹。佛陀描述的极乐世界就在眼前，只需轻轻

一按开关，人就瞬间进入美到极致如梦如幻的极乐世界。人工智能参与并加速推进这个虚拟极乐世界的构建和升级。弈棋、翻译、绘画、音乐、甚至爱与被爱，都有人工智能的影子，何况写写小诗这类闲情逸致的小事，算得了什么？风花雪月，爱恨情仇，黄钟大吕，风雅颂，赋比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黑色幽默与魔幻现实，存在与虚无，悖谬与荒诞……全不在话下。

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诗学因子都将在人工智能的宇宙里被重新组合、酝酿、重构和呈现，人工智能写诗靠算法，其实人写诗何尝不是？人脑吸收和储存大量诗歌因子，在潜意识里反复酝酿，只等意识的大门一开，灵光乍现，诗意蓬勃奔涌，落纸为诗。人工智能和人脑写诗的原理如出一辙，人类还有什么好生气的。随着人工智能进化与升级，写出比大多数诗人更好作品只是时间问题。这不是坏事，也不能简单地用好和坏来评价。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会不会写诗，如同手艺人讨论工业化。不久的将来，一个腹无诗书的人向手机里输入一个关键词，瞬间就会蹦出一首美妙绝伦又应时应景的诗来。将来的诗人，不是被饿死的，是被气死的。大量人工智能生产诗歌如同义乌小商品市场琳琅满目的珠宝串串和文玩，虽然是工业产品，装饰一下生活还是可以的。有钱的戴和田玉和翡翠，没钱的戴玻璃，各美其美，拍到互联网上炫美效果一样。所以，我的结论是，人工智能写诗不是什么坏事，不必大惊小怪，往好处想，还能让更多毫无诗意的人诗意地栖居。但对大多数平庸的诗人来说，却有灭顶之忧。在未来，诗歌将成为大多数人的消费品，写诗不过举手之劳，诗人却成为极少数人的称谓。只有那些个性极其鲜明、气质极其独特、创造性极强的诗人才可能独立旷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创作的诗歌，作为元诗而存在，并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的诗歌原料。模仿之作如影随形，所有个性化的创作都会很快成为格式化到范本。